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一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九

十六國春秋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十六國春秋一百卷舊本題魏崔鴻撰實則明嘉興屠喬孫項琳之偽本也鴻作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卷見魏書本傳隋志唐志皆載之宋初李昉等作太平御覽猶引其文宋藝文志始不著録南宋諸家書目亦

不載是亡於北宋也明何鏜漢魏叢書載鴻書十六篇國各一録卷帙寥寥與舊史所記不合世疑其偽萬歷以後此本乃出莫知其所自來證以藝文類聚諸書所引一一相同遂行於世論者或疑鴻身仕北朝而仍用晉宋年號今考劉知幾史通探頤篇曰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喬孫等正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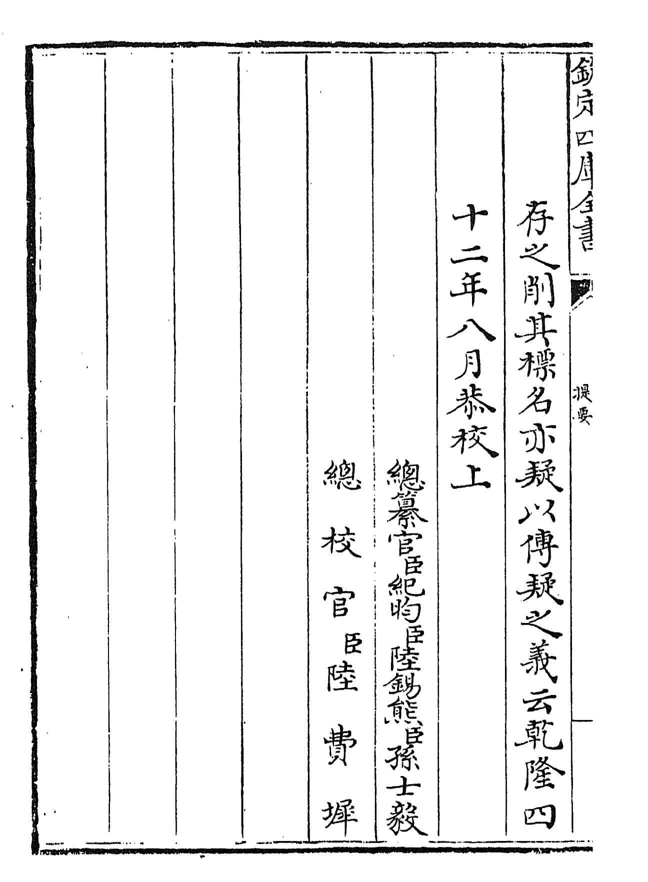
附斯義以雋其欺所摘者未中其疾惟魏書
載鴻子子元奏稱刋著越燕秦夏梁蜀遺載
為之贊序而此本無贊序史通表歷篇稱晉
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
諸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
表頗有甄明而此本無表是則檢閱偶疎失
於彌縫耳然其文皆聯綴古書非由杜撰考
十六國之事者固宜以是編為總滙焉錄而

存之削其標名亦疑以傳疑之義云乾隆四

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十六國春秋卷一

前趙錄一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中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走月氏降服丁零内侵燕代控弦之士四十餘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冐母姓為劉氏

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後漢中平中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漁陽叛寇張純單于羌渠遣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而於扶羅以其衆留漢遂自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屬董卓作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豹即

淵之父也建安末呼廚泉入朝於魏魏武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乃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與中國民雜居因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一作大魚頂有一角或作二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

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十五月一作十三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為名齠齔英慧七歲遭母喪號叫擗踊哀感旁人宗族部落咸共歎賞一作羨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

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恥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文帝不能興庠序之美豈不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一作遂學武事妙絕於時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一作髯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後作上黨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

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咸熙中淵為侍子在洛陽與東莱王彌馮結太原王渾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文帝亦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悦之謂王濟曰劉淵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過也濟對曰淵容儀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駿之弟也進曰吾觀劉淵之才當今恐無其

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集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及秦凉覆没帝問將於上黨李憙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期而梟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夫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淵果能平凉州斬樹機能則凉

州之難方更深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與淵言别淵餞之九曲之濵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一作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時齊王司馬攸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淵乃長者臣請為陛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信懐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

父豹卒遂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改帥為都尉拜為匈奴北部都尉淵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豪傑無不歸之幽冀名儒後門一作侯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永熙元年冬十月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永寧初成都王司馬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太安中惠帝失御齊王冏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等迭相

殘廢州郡姦豪所在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與族人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姿器絶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况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起兵於離石共推淵為大單于淵時在鄴遂使其黨呼延攸詣

鄴以謀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欲叛之及穎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及六軍敗績穎復以淵為冠軍將軍封盧奴伯既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幽州刺史王浚遣烏桓騎攻穎於鄴穎師戰敗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也淵請為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

赴國難頴曰五部之衆果可保𤼵不縱能𤼵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勲於王室威恵光洽四海欽風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𤼵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𤼵鄴宫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

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大悅拜淵為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時穎振武將軍王育說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復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以為右光祿大夫淵至左國城右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子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劉宏率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為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使將軍祈

弘率鮮甲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東瀛公騰乞師於魏桓帝（姓拓跋諱猗㐌時為代公）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諱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桓帝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紀行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甲烏丸宣等固諫曰晉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憤屬晉

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我之氣類可以為援奈何拒之而拯仇逆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如

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乃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

元熙元年冬十月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存四方未定可仰尊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帝之號待宇宙

混一當更議之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
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
重以明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
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
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
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簒逆我世祖光武皇
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
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

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絶黄巾海沸於神州一作人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悖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乘一作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兹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訴一作告孤今猥為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兹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

稷無主銜胆棲冰勉從衆議乃赦其境内遂以晉永興元年建元元熙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懐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為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遊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劉歡樂為尚書令范隆為大鴻臚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陳元達皆為黄門侍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右於陸王景為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淵率衆攻東瀛公騰騰遣將軍聶玄擊之戰於

大陵玄兵敗績騰懼帥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淵遂所在為寇攻擊郡縣騰復乞師於桓帝衛操勸桓帝助之桓帝率精騎數千救騰斬淵將綦母豚淵南走蒲子十二月淵遣建武將軍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又遣冠軍將軍喬晞攻西河取介休

元熙二年春東瀛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淵次於離石城淵遣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拒之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

穀留太尉宏護軍將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給之

元熙三年冬十二月淵以前將軍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邀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橋為琨所敗琨進據晉陽淵侍中劉殷右光祿大夫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决機一戰（一作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

高皇帝之所以創起鴻基尅殄彊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

元熙四年春三月淵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内之地遂還離石與劉琨相去三百里琨密遣間其部雜虜降琨者萬餘户落淵甚懼乃徙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東萊王彌起兵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所在寇掠遣使來降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公夏四月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徵

及石勒等竝相次來降淵悉署其官爵
永鳳元年春正月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
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夏四月王彌帥衆寇
掠青徐兗豫四州兗州刺史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丁
亥轉寇許昌太傅東海王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
人往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壬戌進
至洛陽屯於津陽門司徒王衍帥衆禦之甲子衍與王
斌等出戰彌敗歸淵淵遣侍中御史大夫郊迎及至拜

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秋七月甲辰淵進據河東攻冦蒲阪平陽太守宋抽棄郡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戰死八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冬十月甲戌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永鳳仍稱國號曰漢時晉懷帝永嘉二年也十一月以世子和為大將軍撫軍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建武將軍曜為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以大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

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聰為楚王乂為北海王曜為始安王景為汝陰王延年為江都王洋為長樂王賢為曲陽王其餘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為差悉封郡縣公侯是年造刀一口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晉志作庚子朔熒惑犯紫微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

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兼以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請徙都之於是遷都平陽二月晉左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景為大都督將兵攻洛陽一作黎陽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將兵迎擊夏四月景敗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乎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止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淵以王彌為

侍中都督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上黨圍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護軍黄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晉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等將兵拒聰曠既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百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勢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於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

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遂破陳留長子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五月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一作寶）蓋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字而獻之淵以為已瑞乃大赦境內改元河瑞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秋八月淵復遣楚王聰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進攻洛陽始安王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九月丙寅聰圍浚儀晉太傅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征虜將軍宋抽將軍彭默等拒之丁丑為聰所敗

太傅越入保京城聰等長驅至西明門越率兵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一作平昌公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破劉芒蕩五斗叟茲斬之又遣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自長安討聰堪等敗績奔還京師聰自恃連勝怠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冬十月復大發卒遣楚王聰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征東大將軍王彌等帥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大司空雁門剛穆公呼延翼

率步騎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胤北宫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薄之戰於大夏門斬聰征虜將軍呼延顥聰衆遂潰壬戌廻軍屯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乙丑呼延翼為其部下所殺衆自大陽潰歸淵勑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戊寅聰親祈嵩嶽山令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

延朗等督攝留軍晉太傅越遣叅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乘虛出擊斬朗於陳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陜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裏糧發卒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擅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黄門郎傅詢召聰

等還師十一月甲申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出師轘轅流民之在頴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十二月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長樂王洋為大司馬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桑

東屯內黄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狗青州且迎其家屬淵許之

河瑞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境內立單徵女為皇后

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遣兵分冠徐兾兖豫諸郡又遣曹嶷冠東平琅邪夏四月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秋七月楚王聰始安王曜平東大將軍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懷晋遣征虜將軍宋抽率兵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桑逆擊破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主庚午淵寢疾將為顧託之計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竝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復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隷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左光祿大夫劉殷為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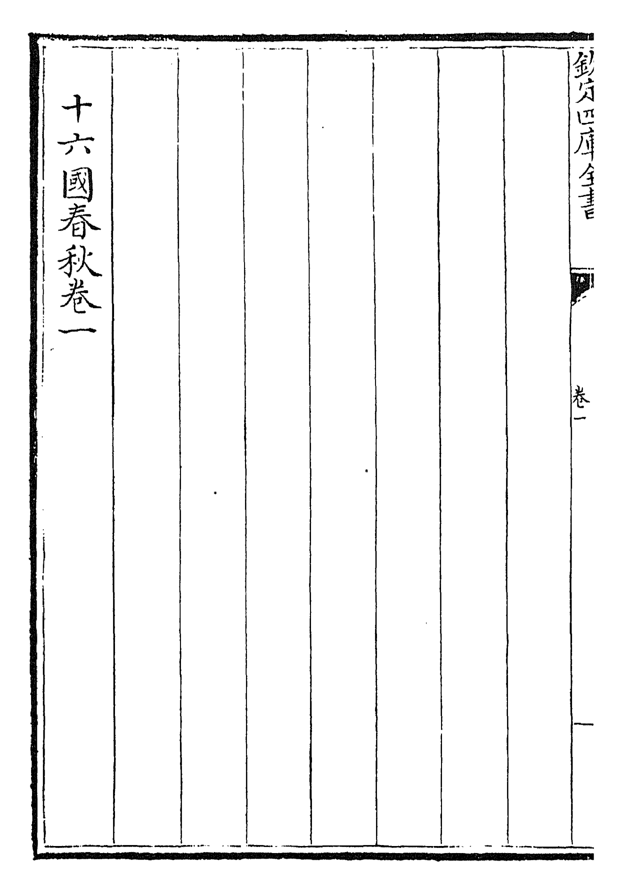
僕射右光祿大夫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等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甍於光極殿時晉永嘉四年也淵在位七年太子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乃謀殺聰聰自西明門斬和於西室九月辛未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和

劉和字玄泰淵后呼延氏所生聰第四弟也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内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嗣偽位宗正呼延攸翼之子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不善於聰也衛尉西昌王鋭恨不參顧命乃相與謀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而使三王總强兵於内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屯於近郊陛下今便為寄主耳禍難未可測也願蚤

為之計和即攸之𥅆也遂深然之辛巳夜召領武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及領左衛將軍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宫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且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塞耳勿聽讒夫之言以疑兄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他人誰足信哉鋭攸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於是命左右刃之盛既被殺欽懼曰惟陛下詔臣等

以死奉之葰不濟矣相與盟於東堂壬午鋭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臺攸率右衛將軍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侍中乘率武衛將軍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西陽王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鋭既知聰之有備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復懼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鋭等奔入南宫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鋭攸乘梟首通衢



十六國春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二

前趙録二

劉聰上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氏懐聰在孕夢日入懐寤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一作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

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書尤善屬文著述懐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於京師當時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器異之晉新興太守郭熙一作頤辟為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入為驍騎别部司馬齊王司馬冏以為國中尉出為左部司馬尋遷右部都尉善於撫綏五部豪右無不歸之太宰河間

王司馬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為成都王司馬頴所害乃亡奔頴頴甚悅拜為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淵稱大號拜大司馬徙封楚王淵死子和嗣立西昌王鋭帥馬景攻聰於單于臺聰貫甲以待之鋭等馳入南宫乃追殺和及鋭等羣臣勸聰即尊位聰以北海王乂皇后單氏之子也以位讓之乂與公卿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

難尚殷貧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何敢辭令便欲遠遵魯隱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載記云待乂年長復子明辟

光興元年秋聰僭即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内殊死以下改元光興尊母單氏為皇太后母張氏為帝太后以乂為帝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子粲為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遣使拜蒲洪平遠將軍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汲郡公餘悉如

故冬十月遣河內王粲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龍驤將軍曜等帥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掠梁陳汝頴間陷壘壁百餘時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與白部鮮甲帥衆來附聰以虎為宗室封樓煩公十一月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以司空景為大司馬左僕射劉殷為大司徒右僕射王育為大司空十二月僞太后單氏卒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后即乂之母也年少美色聰烝焉乂屢言

之單后慚恚而死聰後知其故又寵因是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廢斥聰后呼延氏屢以為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又舅光禄大夫單冲泣謂乂曰疎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内王久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

延津時黄霧晝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始遂攻劉曜王彌於瓶壘大破之俘斬千餘級

嘉平元年夏四月趙固及平北大將軍王桑攻裴盾殺之五月署衛尉呼延晏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陽命王彌及始安王曜鎮軍將軍石勒引兵會之晏進河南晉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克之丙戌焚東陽宣陽諸

門及諸府寺署懐帝遣河南尹劉默拒之敗於社門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俘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還懐帝具船於洛水將濟河東遁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時城内饑甚人自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庚寅司空荀藩及弟光禄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彌晏尅宣陽門入南宫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寳懐帝開

華林園門出河隂藕池欲奔長安晏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殺晉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及諸王公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遂發掘諸陵焚燒宗廟宮府皆盡逼辱后妃曜納惠帝羊皇后遷懷帝及侍中庾珉等并傳國璽於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丁未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

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為光祿大夫秋七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使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歸聰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趙染與安西將軍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長驅至下邽凉州將北宫純自長安率衆迎降進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敗績模倉庫空虛士卒離散軍諮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

免禍模從之降於粲粲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之於粲九月粲殺模及其子范陽王黎以模妃劉氏賜别將張本為妻送衛將軍梁汾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鷔辛謐及北宫純等於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時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冬十月署始安王曜為

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石勒為幽州牧十一月彌為石勒所殺因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即以彌部衆配之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足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聰惟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馮翊太守索綝固守不降安夷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

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謀復晉室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攻疋雅等先攻竺恢不克疋要擊大敗之曜又盡長安銳卒與疋等戰於黄丘曜衆大敗身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於甘泉一作渠旋自渭橋襲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後蕩仲子天護率羣胡攻疋疋遂敗走夜墮澗中為天護所殺聰以天護為梁州刺史杜人王禿紀持及麴特等擊河

內王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長安十二月晉閻鼎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入於雍城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

嘉平二年春正月聰后呼延氏卒謚曰武元甲戌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貴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於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對曰臣常聞太保

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恱使兼大鴻臚李弘一作恒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姿色超世女徳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肩自有周與聖源實别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恱賜弘黄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我子弟輩於是六劉

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聰假懐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

顔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一作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聰喜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也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三月聰遣鎮北將軍靳冲寇太原平北將軍卜珝率衆繼之不克遂圍晉陽魏穆帝拓跋猗盧遣兵來救乙未冲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冲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而大

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聰又納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𡽪光麗光為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夏四月聰封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為燕王鴻為楚王勱為齊王權為秦王操為魏王持為趙王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𡽪光二殿未成皆斬於都市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大將軍王彰切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

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至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基已萛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且愚人歸漢之心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横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彰女也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子粲泣輿櫬切諫聰怒曰我豈紂桀幽厲乎汝輩何以生來哭

人太宰延年太保殷及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真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其比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遊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此臣等相與破肝糜胃忘寢與食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疋使侍

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勲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雍州刺史麴特等圍長安數月中山王曜連戰敗績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奔平陽五月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使河内王粲攻司徒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懐城會祗病卒城陷粲遷祗子暢及其孫純粹并士女二萬餘户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

以其忠於主也謂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而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否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民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六月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大昌文獻公劉殷卒聰以河間王

易為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為衛將軍並典禁兵宿衛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為征東將軍鎮蒲子安北大將軍雍州刺史趙固平北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桑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硤磽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使人自懷求迎於聰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歸青州固遣兵追之殺桑於西

梁桑將張鳯率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荆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晉平北將軍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聰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竟收盛殺之盛子泥遂奔於聰具言虛實聰大恱遣河内王粲中山王曜等攻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帥衆降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聞之親帥兵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

山使部將郝詵張喬將兵來拒戰於武灌喬等敗死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别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秋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克乃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豊為鎮北大將軍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郝聿皆

為武衛將軍己卯聰衛尉梁汾奔長安辛巳前雍州刺史麴特討河内王粲於三輔粲敗走關中擾亂冬十月乙酉聰封子恒為代王逞為吳王朗為頴川王皐為零陵王旭為丹陽王京為蜀王坦為九江王晃為臨川王丁亥以司空王育為太保驃騎大將軍王彰為太尉尚書令任顗為司徒左僕射馬景為司空右僕射朱紀為尚書令中書監范隆為左僕射前軍大將軍呼延晏為右僕射先是劉琨與穆帝猗盧也時稱代王結為兄弟至是乃

告急於穆帝且乞師焉穆帝遣長子賓六須（一作六修）及桓帝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等率衆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穆帝自帥衆二十萬繼之至於狼猛（一作盆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河内王粲鎮北大將軍豐等掠晉陽百姓踰蒙山遁走十一月穆帝帥騎來追戰於藍谷粲兵敗績斬征虜將軍邢延及劉儒

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里甲午粲等遁
還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
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穆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殺
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既遠來士馬疲敝且待後
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去
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十二月聰立張貴人徽光
為皇后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嘉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朔聰大會羣臣於光極殿逼懷

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光禄大夫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之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鴆殺帝於平陽誅珉儁等故晉臣五十餘人復以會稽國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先是侍中隴西辛勉隨帝至平陽聰欲署為光禄大夫固辭不受聰遣黄門侍郎喬夤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髙節事二姓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夤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髙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

貞節淡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乙亥太后張氏卒謚曰光獻張皇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謚曰孝武己卯定襄忠穆公王彰卒三月聰立左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䳼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勦絶其祚眷祐皇漢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懷更生之望有日矣我

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請乃建南北二宫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臣饗萬國矣昭德温明已後足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冦内興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饑饉疾疫死亡相繼兵疲於外民怨於内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鷃儀中宫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宫宇麤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

況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禀漸疎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宫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吕息役之後四海之富天下之殷粟帛流衍尚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歷代比美迹垂不朽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孝文之廣思費如此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顔色冒不

測之禍也聰大怒曰朕為萬幾主將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何當得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司徒任顗光禄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

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流血曰元達為光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苟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具劉后傳聰怒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愧賢堂夏四月壬申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中山王曜及司隷校尉喬智明虎牙將軍李景年等寇長安平西將

軍趙染帥衆赴之晉安夷護軍始平太守一作大都督麴允據黄白城以拒之五月曜等進屯蒲坂時允累為曜等所敗晉遣安東將軍索琳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六月晉平北將軍劉琨與穆帝會於陘北謀擊聰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穆帝乃遣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大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九月趙染

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而取之既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進攻長安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庚寅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遥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來救癸巳染引兵退鑒追擊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曜自恃連勝不為設備冬十一月麴允引兵

襲曜連戰敗之殺冠軍大將軍喬智明曜退入粟邑遂歸平陽十二月曜忌河南魏浚素得衆心乃率軍圍浚於石梁兖州刺史劉演河内太守一作河州郭默遣軍救之曜分兵逆擊戰於河北伏兵深隱處邀擊演默軍大破之盡虜其騎浚夜遁走為曜所獲殺之浚族子該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還餘衆復依該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水經註作一合塢數為曜兵所抄掠尹要該共拒之該遣其將馬瞻三百

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殺尹迎該入塢塢人振懼竝服從之遂與李矩郭默相結以拒曜兵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後漸饑弊曜兵攻之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奔南陽馬瞻帥餘衆降曜

十六國春秋卷二

十六國春秋卷三

前趙錄三

劉聰中

嘉平四年春正月辛未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透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

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隱一作諱廷尉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將及一作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産一虵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已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夏四月聰以驃騎大將

軍河間王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逺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十六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隷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又置左右選曹尚書竝典選舉自司隷以下大官皆位次僕射

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録尚書事進封晉王食邑五郡江都王延年爲録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五月曜與趙染復攻長安六月曜進屯渭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自長安將兵出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强弱不敵將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陳案兵

擊之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我取之如拉朽索緜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晨帥精騎數百馳出擊之曰要當禽緜而後食乃與緜戰於城西染遂大敗單馬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也先命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徽遂見殺曜染復與將軍殷凱率衆數萬向長安安夷護軍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

夜襲凱營凱敗被禽死之曜還攻河内太守郭默於懐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圍之欲使默食盡饑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落馬使强與俱歸乃復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於曜默使人伺得勒書欲突圍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誦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范

勝等五百餘騎詣長安默時被圍道阻不通還過矩營
矩謂肇曰默是公家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
畏鮮甲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曜等望見鮮甲不戰而
退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大破曜軍默遂
率其屬歸矩與矩并力拒曜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
息劉琨遊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
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
曜於是歸屯蒲阪秋七月趙染寇北地晉領軍將軍安

夷護軍麴允率衆來拒粲旦將攻城中弩而死冬十一月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遂徵中山王曜輔政是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光義人羊充妻産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三月雨血於左司隸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

保許遐璋遐等說乂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相國之位自漢魏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復以晉王居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不得立明矣然非徒不得立已也不測之禍厄在旦夕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

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茍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揹儩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又弗從乃止夏四月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軍或作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不聽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抑而弗通聰如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貴嬪大

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五月立月光為皇后青州
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殺齊郡太守徐浮執建
威將軍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
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
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懐貳也表請討
之聰又憚勒之滅嶷不可復制弗許中山王曜濟自盟
津將攻河南遂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
城皐曜覆而滅之矩懼送質請降聰以皇后靳氏為上

皇后左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妃劉氏一作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竝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禄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中山王曜攻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强盛弗可圖矣引師而還是月雨血於東宮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上皇后靳氏有穢

行陳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靳氏慚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追於元達之諫故廢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六月大司馬中山王曜進攻上黨秋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宜以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遂廻滅郭邁朝於聰還屯蒲阪平陽地震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九月聰使大鴻臚邊鴻賜石勒弓矢册命勒為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

守宰列侯盡歲集上冬十月中山王曜進軍屯於粟邑
遂攻北地晉愍帝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禦之曜
進拔馮翊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時百官饑乏採稆以
自存愍帝屢徵兵於相國司馬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
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
中郎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
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
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曜進攻上郡上郡

太守張禹奔於允吾於是闞右翕然所在應曜遂進據黄阜十二月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是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為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吾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彦舒聞之為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麟嘉元年春正月中常侍王沉宣懐俞容中宫僕射郭

猗中黄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乃立市於後宫與宫
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
一委相國粲惟生殺拜除乃使沉等入白之沉等多不
白聰率以私意决之故勲舊功臣或弗叙録而奸佞小
人有數日便至二千石者軍旅歳興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宫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第舍
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内史令長者三十餘人
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内外諂以事之郭猗與

準皆有憾於太弟乂謂相國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乃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寛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以三月上巳大讌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

事無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茍貪一切之利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事淹變生宜蚤圖之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啟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以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憚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言可召大

將軍從事中郎王皮及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兹事已决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二人皆曰謹奉教猗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啟卿即答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寛仁殿下敦睦恐言成詿偽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耳

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屢以嘲準準深慚恚嘗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係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

皆謀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卒聞太弟為變恐主上必不信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錮勿絶太弟之賔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心為之謀者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髙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其賔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迹獄詞既具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

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粲然之乃命冠軍卜抽引兵去東宫二月聰出臨上秋閣誅特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惡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故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卿大夫七人

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乞垂昊天之澤廻雷霆之威藉使休等有罪陛下直欲誅之不暴明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意邪意或作法字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及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

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於此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沉等處常伯之位乃握生死予奪於中勢傾內外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倖於人主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選舉不復以實士因屬舉政由賄成多樹姦徒殘流海內知王琰等忠臣為國盡節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

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黄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灾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灾自弭和氣呈祥况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潛據趙魏曹嶷欲王

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沉等助亂大政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療之不可及已一作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

悅封沉等為列侯河間王易又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手裂其表三月易恚忿而死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聞其卒哭之悲慟歸而自殺夏五月丁丑大司馬中山王曜寇上郡上郡太守韋藉率衆奔南鄭秋七月曜逼長安復寇北地北地太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是時北地饑甚人相噉食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昌將軍

劉雅擊敗之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步騎三萬來援去城數十里曜等繞城放火烟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往無及也允信之衆懼而潰遂追戰於磻石谷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初麴允告急於安定太守焦嵩嵩毒侮允曰須允困極當救之耳京都既陷嵩亦為曜所滅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獲晉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因賜之酒謂曰

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劒令自殺梁緯妻隴西辛氏有美色曜既殺緯見辛氏將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姓明公又安用之也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女也其任之亦自殺皆以禮葬之聰立樊氏為上皇后樊氏即故張后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朝廷

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賄賂公行軍旅所在饑疫相仍後庭賞賜動至千萬大將軍數屢涕泣切諫聰不納怒曰爾欲速使乃公死乎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數憂忿發病而死六月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什有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一作撫懷叛者聰使黄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司隸

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户秋七月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宫門又交於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竝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戒懼八月聰讌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毁悴鬓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九月中山王曜逼長安内外斷絶晉鎮西將軍安定太守焦嵩平東將軍宋哲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散騎常侍

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皆畏曜兵強竝不敢進相國司馬保遣鎮軍將軍前鋒都督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入援屯遮馬橋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冬十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與公卿退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時城中饑甚人皆相食死者大半逃亡不可復制惟涼州義衆千餘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膳至是復盡十一

月帝泣謂允曰今窘急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宋敞紀事本末作宗敞奉牋降曜索綝乃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户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譎欺人一作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

之令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振玉石俱摧甲午敞隨使者至曜營乙未愍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於東門羣臣號泣攀輿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虜賊乎乃自殺曜受璧焚櫬使敞奉帝還宫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

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丁酉還帝及司徒梁汾驃騎麴允奮威索綝等諸臣百餘人於其營辛丑至於平陽壬寅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以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聞其死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至是自殺聰以索綝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

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黄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竝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聰以曜為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相國粲告捷於太廟大赦境内改元麟嘉

十六國春秋卷三